

傅显忠的故事

胡天启 金占亭 著



河北少儿出版社

傅显忠的故事

胡天启 金占亭

傅显忠的故事

胡天启 金占亭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无极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 4.25印张 9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25元

I SBN 7—5376—0752—4 / I • 327

目 录

第一辑 苦水里泡成的坚强性格

- 一、夜沉沉…………… (1)
- 二、火种…………… (5)
- 三、我要站起来…………… (8)
- 四、亡国恨…………… (12)
- 五、活下去…………… (15)
- 六、入党…………… (20)
- 七、在腥风血雨中…………… (23)
- 八、走合作之路…………… (27)

第二辑 宣传，是他的第二生命

- 一、三里屯广播站…………… (30)
- 二、一块黑板…………… (34)
- 三、四桌酒席…………… (37)
- 四、“党员要带个好头”…………… (39)
- 五、砸不倒的共产党员…………… (42)
- 六、“一分钱也是要”…………… (45)
- 七、三十亩良田的由来…………… (48)
- 八、不听也不中…………… (51)

九. 孜孜不倦.....	(54)
--------------	--------

第三辑 只奉献，不索取的一生

一. 只知奉献.....	(58)
二. 特殊的晚餐.....	(61)
三. 二两粥票.....	(64)
四. 狗肉和烙饼的故事.....	(67)
五. 施恩焉能图报.....	(70)
六. 为集体节约每一分钱.....	(73)
七. 我不吃药.....	(77)
八. 温暖.....	(80)
九. 严格的自我批评.....	(85)

第四辑 让别人幸福了，自己也最幸福

一. 收养孤儿.....	(89)
二. 冷暖在心.....	(93)
三. 用心良苦.....	(97)
四. 清官细断家务事.....	(101)
五. 春风春雨.....	(104)
六. 战胜病魔.....	(109)
七. 临终的遗嘱.....	(112)

第五辑 傅显忠后继有人

一. 简单而隆重的葬礼.....	(116)
二. 高金生接班.....	(118)

三. 接过傅显忠的笔.....	(122)
四. 我要沿着老叔的脚印走.....	(125)
后记.....	(131)

第一辑

苦水里泡成的坚强性格

他没有幸福的童年。困苦，不一定是坏事。
山崖上的野草，虽经风吹雨打，却往往能开出鲜艳的花，结出坚实的果来。

一、夜沉沉

1917年初，夜晚。

正是隆冬季节，北风呼叫，滴水成冰，沉沉的夜色笼罩着冀东大地，千村荒凉，万户萧疏。

唐山西北约120里有个玉田县，县城西边有一个小村，住着几十户人家。因离县城三里，村子就叫三里屯。此时三里屯一片寂静，深深地被饥寒折磨的人们做着苦涩的梦，只有傅春家的茅草屋里亮着昏暗的灯光。傅春的女人要生孩子了，正躺在炕上呻吟。

阵阵寒风从窗缝中吹进来，屋里笼不住一点热气，傅春听着外面的风声，搓着两手不知所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新的生命顽强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是两个，双胞胎，都

是男孩。

添丁加口，本来是件大喜的日子，傅春却愁得一个劲地叹气。妻子见丈夫这样，一点喜悦顿时化为乌有，怔怔地看着两个小生命。

“给人家一个吧！”傅春看着妻子，乞求似地说。

“不！我不！”妻子喊着，叭叭掉眼泪。

“那——吃啥？”

是啊，吃啥呢？家里日子本来就紧巴，这回一下子添了两张嘴，咋养活？

给人就给人吧，不给人又有啥法呢？最后，夫妻俩商定给人家一个，留一个。妻子的泪往肚里咽，傅春的心火往上冲。

留下的一个取名叫宝印，就是以后的傅显忠。

傅显忠出世不久，生活的担子便压到他头上，他顶着星星挖野菜，戴着月亮拾柴禾，什么活都干。

那年春天的一天，傅显忠挎着个破筐，拿着菜饼子出去拾柴禾，一边走一边吃。尽管菜饼子里几乎看不见粮食，他仍旧吃得十分香甜。走到村口的时候，碰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个小女孩。老太太约有60岁了，满头白发，脸干干瘪瘪的，身上的衣服一条一块的，尽是补丁。她一手挽了个破篮子，一手拿了根弯弯巴巴的木棍子。身边的小女孩大约有三、四岁，头发蓬乱，脸又黄又瘦，两条鼻涕挂在嘴上。

小女孩看见傅显忠，拉着老人不走了，两眼盯着傅显忠手里的菜饼子，小声说：“奶奶，我饿。”

老太太看看小孙女，又看看傅显忠手里的菜饼子，走过

来，沙哑着嗓子问：“小少爷，求求你，给她一点，中不？”

傅显忠看看手里刚吃了几口的菜饼子，没有说话，他的肚子还空着，舍不得。

小女孩一步一步往傅显忠跟前挪，突然抓过傅显忠的菜饼子，大口大口吃起来，鼻涕抹上了也不知道。

傅显忠被小女孩这突然的举动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候，那老太太一把把菜饼子从小女孩手里夺过来，还给傅显忠，拉过小女孩，“叭叭”照屁股就是几巴掌，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东西，咱们穷，咱们要，谁让你抢？啊？”老奶奶骂着，眼泪直往下掉。

小女孩哇哇大哭。

傅显忠心里老大不忍，掰了一块菜饼子递给小女孩，急急忙忙走了。

当时的情景，傅显忠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觉得穷人活在世上太苦了。

不久，他又看到一起更加刺痛他心灵的惨剧。

那时候，傅显忠的爸爸傅春正在县衙里当差役。县衙离家不远，家里有事就去找他。一天傅显忠去找父亲，刚进县衙大门就听见里面有凄惨的叫声。傅显忠顺着声音找过去，终于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了喊叫的人。那是一个大约六十来岁的老人，被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两个彪形大汉正用鞭子轮番抽打他。一鞭一道血印，一鞭一声惨叫。傅显忠被这惨象惊呆了，两眼瞪得直直的。每次鞭子落下，都像抽在他身上一样，不由得抽搐一下。

他又想起在村头道上碰见的那个老太太和老太太身边的那个小女孩。他似乎看到了一个穷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饥饿的世界，黑暗悲惨的世界。

傅显忠问父亲：“他们为什么打那个老爷爷？”

“你去看啦？”爸爸问。

“嗯。”

“唉，”爸爸摇摇头，“还不是没钱，交不上官家的税。”

“税？啥叫税？”

“就是官家让老百姓交的钱呀！”

“老百姓欠官家的吗？”

“啥叫欠，说让交多少就得交多少！”

傅显忠糊涂了，平时都是先借了才还，这怎么不借就欠呢？他又问：“没有也交吗？”

“都得交，皇粮国税，谁能不交？不交当官的吃啥？”

“那也不能打人呀，我看老爷爷都快被打死了！”

傅春又摇摇头，在县衙里挣饭吃，这样的事见的多了。人穷，命苦啊！

傅显忠对爸爸说：“爸爸，你不能去说说把老爷爷放了吗？”

爸爸使劲摇摇头：“咱们一个穷打杂的，这儿哪有咱说话的地方。”

傅显忠绝望了。父亲管不了，别的人自己又不认识，看来那位老人要活不成了。他心里由失望又产生一种怨恨，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总是受苦，一些人总是欺负穷

人，难道穷人永远就不能翻身吗？

二、火 种

傅显忠10岁那年，玉田县接连发生两起大事，震动了三里屯，也震动了傅显忠的心。

第一件事是群众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

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王朝也不例外。玉田县处在清王朝都城北京到清朝入关前的都城沈阳（盛京）的大道上，又紧靠清王朝陵墓清东陵，因此这里的土地都是清朝皇族的土地，称“旗地”。由老百姓耕种，每年交纳租税。辛亥革命中清王朝灭亡，这些“旗地”自然也就归耕种者所有。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冀东，为了扩充军费，声称耕种者要出钱购买土地所有权，“旗地”才能“变民”，强迫农民交纳“旗地变民”钱。农民不堪重负，有的东挪西借，有的因交不起钱被抓、被打，甚至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民怨在沸腾，抗争的火焰在燃烧，一场群众反“旗地变民”的运动正在玉田大地上酝酿着。三里屯不断有外边传来的消息。

“××村逼死人啦！”

“××村老百姓起来抗税啦！”

1月11日（农历腊月初八），四乡的农民纷纷涌向县城，人数达3000多，浩浩荡荡地来到县议会请愿。可是请愿农民来到县议会的时候，议员们早已逃散一空。被激怒的群

众捣毁了县议会的门窗家俱，烧掉了县议会的公文卷宗，然后直奔县衙。这时，四面八方的农民继续涌向县城，请愿农民竟达万人。

那一天傅显忠正在家里帮妈妈干活，农民进城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来。三里屯的人们坐不住了，三三两两地往县城跑；傅显忠也坐不住了，放下活计，跟着乡亲们跑到县城，加入了请愿队伍。

请愿队伍从县议会来到县衙，县长张拱垣被迫出来接见。农民代表和张拱垣交涉缓征“旗地变民”税时，警察竟然向群众鸣枪。愤怒的群众一涌而上，张拱垣缩回县衙，越墙而逃。群众喊着口号，涌进县衙，捣毁了县衙的门窗匾额。

傅显忠随着群众涌进县衙，他想看看那个被吊打的老爷爷怎样了，可是老爷爷不见了，屋子里空空的。

不久，军阀政府迫于节节胜利的北伐声势，迫于群众的斗争情绪，以渎职罪撤换了县长，“旗地变民”税停止征收，群众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在玉田县人民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也使年轻的傅显忠看到了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看到了改变不平社会的一丝光明。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0月18日的玉田县农民大暴动。

这次农民暴动之前，玉田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时起时伏地开展起来。8月2日，万余名农会会员手持刀枪棍棒进城示威，反对县公署派警察抓捕农会委员。反动政府迫于示威农民的声势，释放了被抓的农会委员，并让警察所长司乃德

当众向农会会员们赔礼道歉。10月10日，玉田中心县委以迎送新旧县长为名，在县城东关召开全县农会会员大会，除本县外，遵化、丰润和蓟县的农会会员也赶来参加大会。大道上红旗招展，县城东关人山人海，到会者超过万人。县委负责人号召农民兄弟团结起来，组织武装自卫队，随时打击破坏农民运动的反动势力。官吏和豪绅吓得躲到城里，县公署下令紧闭城门。手持刀枪、棍棒的农会会员高呼口号，绕城游行示威，县城警察吓得不敢露面。

10月18日，玉田县农民在中共京东特委和玉田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

那一天天刚蒙蒙亮，十里八乡的农民纷纷到三里屯集结。吃早饭的时候已经聚集有好几千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情景啊！村头、大街小巷里都是人，人们举着大刀、铁锨、木棍、土枪，喊着口号，大声问着好，说笑着，谈论着：

“嗨，咱们也有这一天啦！”

“要暴动啦！”

“到底咋个暴动法？”

“打呗，用铁锨铲他个狗操的！”

“人家有枪呀！”

“怕啥，咱手里也没空着！就那几个警察，好歹也能收拾了！”

“开水来啦！谁喝开水？”

“集合，集合啦！把家伙拿着！”

傅显忠像遇到了盛大的节日，高兴极了。他这里走走，那

里串串，看看这个的大刀，听听那些人讲话，激动得小脸通红。”

队伍出发了，一路浩浩荡荡，来到县城，和东路大队会合后，两万名农会会员立刻团团围住县城。

攻城开始了，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大刀、铁锹闪闪发光。中午，东路暴动队伍顺利攻入东门，收缴了保安队和警察所的武器，立刻又呼喊着重向西门。不久，两路队伍在城内会师，占领了县公署、警察所和县议会等要害机关。欢呼胜利的声音此起彼伏，像大海涛声压住了一切。

傅显忠兴奋异常，他跟着人群走，跟着人们喊，走累了腿，喊哑了嗓子，连肚子饿了都忘记了。

下午，暴动指挥部在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施政纲领：一、成立农民政府；二、组织农民军；三、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四、取消警察、民团，继续收缴各区警察和民团的枪枝；五、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财产；六、旗地无条件地永归农民；七、坚决搜捕一切逃匿的反革命分子。

上边讲一条，会场便掀起一阵欢呼声。10月的玉田县春潮涌动，如火如荼。

傅显忠很晚才回家。经过这一天，他像突然长大了许多，明白了许多过去弄不明白的事情。

三、我要站起来

傅显忠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父亲傅春深知穷人没有文化之苦，决心省吃俭用，勒紧裤

带供傅显忠上学。1927年春节过后，傅显忠由父亲领着到本村私塾拜师读书。

临去学校那天早上，一家人围着傅显忠，千嘱咐万叮咛，大家要傅显忠念好书成家立业，支撑门户，荣宗耀祖，傅显忠含着激动的泪花，一一点头答应。

塾师姓高，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学究，为人正直，教书一丝不苟。他端详了傅显忠好一会儿，点点头说道：“入学了就要有个大号，你就叫傅生玉吧。玉者，宝石也，其质也无瑕，其性也刚坚，望你学而有成，品行如玉，修身齐家，解民于倒悬，事国以精忠……”

老师的话他大半没听懂，但是他知道都是为了自己好，便一一点头。

傅显忠刻苦好学，听讲时认真，回到家里仍手不释卷。四年中他的学业大有长进，尤其是他练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傅显忠爱听英雄侠义故事，只要听说哪有这样的书，千方百计也要找来看看。《水浒》一百单八将，岳飞大破金兵精忠报国，他看得如痴如醉。村头上的老太婆和小姑娘，县衙里被吊打的老人，农民在反“旗地变民”和暴动中的壮举，时时在他脑子里晃动。他决心作一个杀富济贫的英雄，为受苦的人们撑腰作主。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他也经常学习古代英雄，“你叫我岳元帅，我叫你山大王。”

1931年冬的一个下午，私塾的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背诵课文的任务就去办自己的事去了。老师一走，孩子们立刻乱了营，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室到外边打仗玩。正玩得高兴。——

个学生大喊一声：“老师回来了！”孩子们一听，立刻惊慌失措地往教室跑。傅显忠想扒住窗台跳进去，不料摔了一跤，当时便昏迷过去。小伙伴们吓坏了，有的吓得直哭。老师赶过来后，一看也急了，背起傅显忠就往家里跑。

等傅显忠从疼痛中苏醒过来时，连动都不能动了。他的右腿大腿和胯骨被摔断了，身子佝偻着。他动了动想起来，一阵疼痛使他出了一身汗。

他眼里含着泪，疼痛地叫道：“妈！”

妈妈的泪水唰唰地往下流。

“妈，我的腿能好吗？”

“孩子，咱们找先生瞧。你别急，啊！”

医生请了好几个，谁见了谁摇头。

父亲对母亲说：“算了，认命吧，就咱这日子，抗不过去！”

“他才十五岁，以后就躺在床上一辈子？”

“妈，我能站起来！”傅显忠在屋里搭话了，“只要我活着，我就站起来，下地走路！”

母亲跑到屋里，抱着小显忠痛哭失声。

几个月之后，傅显忠的伤好了，但他的腿再也没有长好，臀部向后高高的挺着，腰低低地弯下去，直不起来。右腿肌肉萎缩，细细的像一根棍。

屋外春光明媚，鸟雀在唱，孩子们在闹，傅显忠的心又飞了出去。他忘了自己的病情，一点一点地挪到炕沿，下了炕。他恨不得三步两步跑出去，加入伙伴们那欢乐的行列。

谁知刚一下炕，就“咕咚”一声跌到地上，站不住。他

这才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哇哇地哭起来。

二哥听见哭声，从院子里跑进来，见弟弟趴在地上，心疼地说：“你起来干啥，有啥事不会叫我？”

听见二哥这么说，傅显忠倒不哭了，他觉得为自己让二哥跟着着急发愁，太不该。想站起来要靠自己，哭顶啥用？他推开来扶他的二哥，咬着牙，双手按住炕沿，身子一挺，硬是用另一条腿站了起来。

二哥吓坏了，伸手要去扶他。

傅显忠没有让二哥扶，他喘了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对二哥说：“哥，你去给我找根棍子来！”

“找棍子干啥？”

“我出去看看！”

“不行不行！”二哥急了，“再摔出个好歹爸妈还不急死？”

“摔不着，我一点一点地走。”

“那也不中。”

“哥，”傅显忠恳求地说，“你让我在炕上躺一辈子？”

二哥心软了，从院子里给弟弟找了一根木棍子。

傅显忠接过木棍，非常高兴。他用双手拄着，用那条好腿支撑着，小心翼翼地把伤腿挪到前边去。他不敢挪远，只挪了两三寸远。然后屏住一口气，用木棍支撑着，猛地抬起了右腿。一个趔趄他差一点摔倒，但终于没有倒，他站住了。

二哥笑了。

傅显忠也笑了，尽管浑身已经大汗淋漓。